

論衡

一之三

庫文淵青

共 第

第

冊 號 架

九

六十九

虞序通津草堂
本無

論衡序



奚暇齋
讀本記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
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竝
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迨數
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
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

公理沈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
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窾靡當。要如
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
夫一論。指訐時短。抵牾鹵畧。罔所考
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輒
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儻。

筭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
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
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
詭侈曲學。轉相訛贗。而失真。廼創題
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
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絲

勞複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
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
事彙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
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稗朝
家彙憲下淑詞壇聽覩令人誦之冷
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

一開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
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塞明月夜光
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
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
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
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誅而不失

追鎡而昏乎有傳於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眩寔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氏矣虞淳熙序

宋本目錄
今據通津草
堂本校

論衡目錄

凡三十卷
八十五篇

第一卷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祿第三

氣壽第四

卷二

幸遇

命義

王充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卷四

怪奇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溫

譴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

闕

明雱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遭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言術
卷一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第三十

自紀第八十五

目錄終

論衡

論衡
目錄

二

宋本通津草堂本同

論衡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操行

論衡卷一

王充

漢 會稽王充著 錢震瀾閱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貢帛喜宜讀作伯翳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歿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

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騶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

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
賢也、竝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
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
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
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
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
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畱、主爲仁義、
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大
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

舜王天下、皐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
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受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
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
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
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軼三
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
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
見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
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

偷宋本

佳
蘭宋本

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
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
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
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
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
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
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倫臣孟嘗
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
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

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
媚色稱夫好客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
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
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
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
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
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
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
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嬰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

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

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
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
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
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
鮑叔之竟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旣不能定遇
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
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
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
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
然主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
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
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
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
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
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
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

故爲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
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
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
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
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
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
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
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
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

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
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
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
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
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遷失其意
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
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
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
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相容體蠶蠶之黨

喙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恠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

坐讀爲生

招致羣吠之聲夫

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威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

力宋本

偽宋

毫字宋本脫

宋本衆好作
失知

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牆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郤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譏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惻愴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藏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遯未嘗滅也堙

成丘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畱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

論衡 卷一
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歿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自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

可宋

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危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

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
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
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
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
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
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
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
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
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

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木不如周公桓公之
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
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
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厮役故貴賤
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
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
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
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
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

商宋

宋本富字脫

說宋本作談
干

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
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趙闕舉䟽遂用於漢官至齊
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
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
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
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之于秦
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謂睢澤美
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
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
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
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
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
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
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

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

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蹶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干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

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燠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天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處居困

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
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
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
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
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
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
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
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
何則稟壽天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

宋本暢作陽
喝作唱

失

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
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
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夫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
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
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
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姬爲丈人不滿丈
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
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

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圓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

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此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

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論衡卷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

短命

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卒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魯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

圻

宋

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如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藉孺之輩，無德

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

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疋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

言後
卷二
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
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
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異也手指
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步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
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
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鋸同之水也或梁
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
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

木

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合
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
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
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
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
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
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

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貴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

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
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
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
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
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
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
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
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
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

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

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

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

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

也若顏淵伯牛之徒

一有如何謂乎字

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

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

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

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

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

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瘖聾跛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

宋本美作牖

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

宋本死作有

宋本主作王

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過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

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爲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

杵
宋

埴
宋

者用銅爲杵杆杵杆雖已成器猶可復煥杵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煔燂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燂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

暴
宋

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

一有見字

食則壽命乃短非

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鵒雀爲蜃蛤人

願身之變冀若鵒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

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

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鯨之爲能乎則夫虎能

能音奴來

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鯨之爲能乎則夫虎能

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

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

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

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

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

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

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

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

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

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

而爲蜚蠊又化而爲娥娥有兩翼變去蠶形螻蛄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螻蛄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

宋本穀作穀

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

宋本使甲作使身

性作於

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

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

宋本壞作懷

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

宋本非變作所術

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耆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

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以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蟻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鵩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義、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

義一云善
宋本王字脫

宋本蘇作麻下

馳也一作馴服

妹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揚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也

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能驚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破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

闔宋本

力宋本

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闔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境。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方。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鍾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

鍾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醲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鍾。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

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救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

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燂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

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
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
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
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
舜鮌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
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皋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
爲疆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
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
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
肖堯舜齊之思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
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
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
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况
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
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
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
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

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
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
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
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
火非人性之所食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
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
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
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
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

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
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
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
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
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
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孽多
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孽、人之善惡、共
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

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漚，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古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姬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

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
異故在母之身畱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
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地龍爲害
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有殊奇之
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
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鯀在側陋
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
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有出不觸土害
一有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

改字

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螭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
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
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
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
踐之真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巢其身母知其神怪
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
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啣肉往食之單于怪
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
父之民子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

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鳥啣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

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曰出水疾東走母顧明且視曰出水旣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

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
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
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
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
圉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
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
齊而入拜康王踰之子圉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
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
子失之圉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

俱
宋本

皆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
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
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
教跪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
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
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
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
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
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

論衡

卷二

三

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質。一有性好

用酒，嘗從王姬武負貫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

有神怪，每畱飲酒，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

姬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

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

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

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

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

氣，氣皆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

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

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

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

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

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媪悲哭。始皇呂

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得良

會，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第

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

醉宋

氣果

宋本項作者

宋本項作者

論衡

卷二

二十四

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畱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

宋本大作一

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

宋本幢作幢

春下同

佳

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
一有訖字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
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
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
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
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
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
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
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
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二終

以宋本校讐文政二年八月十一日
符谷望之

論衡卷二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詬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詬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

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與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傳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閹橫、褒姒當喪、周國

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關雉之變適生、鸛鳴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關雉鸛鶴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

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屈適履月毀

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因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

咏

葬
宋
宋鳥作鳥

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
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
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佃
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
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
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
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
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
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

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
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
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遇賊
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
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
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
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榮也命貧居
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榮也世謂宅有吉凶徒有
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

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已、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

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頓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

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

帝髻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偃，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鑒，免於鉄質，亦以面

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不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

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始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稱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

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

有宋

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

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
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
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
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錯徒相
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
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
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
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
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

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
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
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
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
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
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
以為塋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
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
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

筋
宋平

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一有日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勛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厠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

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
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其
患難不可與其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
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
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
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鸞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
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有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
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

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
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
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
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
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
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
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
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

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

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已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鳥、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禪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

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

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

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本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藥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鉞、紫芝之栽如

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卽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

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眄以人倣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

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

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黷然諸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引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道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固字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

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

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

一有欲字

放縱悖亂不善日

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

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

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

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

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

肯見及長

一有與字

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

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

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

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

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

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

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

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

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

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垂也動作趨翔

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

決
宋本下同

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

一有告子曰字

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

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

不善不惡須教成者

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

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

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

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爭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

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

同
宋

竈
宋

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銅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

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蟄之蟲皆

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

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舍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

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舍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舍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勦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

勸宗

勸宗

手宋

豎宋

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鴟之啄鵠鴈未必鷹鴟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勦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詘弱綏跲蹢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劒戟鬪也利劒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綏畱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勦力或以

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蜩皮搏勞食虵蜩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未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大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赦王奪色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

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

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生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禹母燕鷺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禹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樂斬胡亥項羽誅子

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蕙苾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堆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蕙苾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

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

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雀見雄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漿於地龍亡漿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漿化爲玄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黿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

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玄黿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蟻虱天

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巨非基跡之

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占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

皇
宋

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
反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
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
鳳凰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
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
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
世表禹鯀之子也禹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
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
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

皇
宋

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
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
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
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
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三終

青淵文庫

第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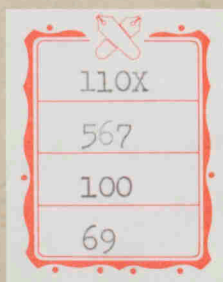
第

架 號 冊

詩經

卷三

三



110X

567

100

69